自2008年起“上海写作计划”搭建中外文学交流平台，共邀36个国家的百名作家驻沪

手持文学这本“共通护照”，海外作家当两个月“上海市民”

■本报记者 许旸

“经过27小时的长途飞行，我从圣保罗抵达上海，虽然还在倒时差，但很高兴被选中。我爱读古典诗歌，享受交新朋友，年轻时就对中国文学及文化有着浓郁的好奇心，这份向往让我对接下来两个月的上海时光充满期待。”2019“上海写作计划”昨天在上海作家书店揭幕，驻市作家轮流自我介绍，巴西作家保罗·斯科特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

每年初秋时节，一批海外作家在上海风情中漫步、创作、寻梦。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发起的“上海写作计划”创办于2008年，是中国大陆首个外国作家驻市写作项目，11年来邀请了来自36个国家的百位作家，他们当两个月“上海市民”，逛弄堂、挤地铁、吃生煎、品小笼，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驻市写作是世界上非常受欢迎的文学交流形式，文学创作并非凭想象来闭门造车，无米之炊撑不起优秀文学作品承担人类精神食粮的作用。”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在致辞中说，诚如罗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而在交流中互换生活经验，在沟通中注入彼此鲜活的动力，或许才是文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意大利加布里埃略·迪·弗龙佐、波兰多罗塔·马斯·奥夫斯卡、比利时伊萨贝尔·维瑞等作家，都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上海写作计划”策划的一系列“深度游”，为他们提供了近距离了解上海作家和中国文坛的机会。浸入式交流让海外作家们从各自熟悉的环境里“抽离”出来，对中国的印象不再停留于之前的“浮光掠影”。墨西哥作家诺·莫拉莱斯·穆诺兹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在祖父的影响下，他偶然邂逅了瓷器上的中国画，被神秘美丽的东方元素迷住，滋生了对中国汉字的兴趣和对中国文化的向往，“这次来上海一定到处多走走，感受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对写作者而言，不同的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历史背景激发作家对世界的不同感知，孕育了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拓宽着文学创作的边界。十余年来，每年驻沪两个月交流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已结出丰硕成果。回国后，海外作家往往以不同方式记录怀念驻市经历——有的出版了关于上海题材的作品，有的把上海体验储存进灵感素材库，有的热心翻译上海作家作品，有的甚至把家直接搬到上海……“上海写作计划”并不要求作家定时交出与上海有关的作品。但这段经验或多或少会反映在写作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烙印。光是此前推出的“上海写作计划”十周年纪念文集中，《上海小笼包》《萦绕不散的茶香》《鲁迅的四个梦》等文章就可一窥驻市作家在上海的冒险与惊喜。

“上海写作计划”创办伊始，王安忆曾自嘲，全世界的“写作计划”中，“当初我们大概是最年轻无名的一个”。而随着计划的成长，她有信心“上海写作计划”搭建中外作家文学交流的平台，不仅让海外写作者走进上海，也能助力中国作品走出去。保加利亚作家、出版商格奥尔基·格罗兹戴夫曾递给赵丽宏一份礼物，是后者散文《鹭鸶》的保加利亚语译本，而散文的选译者、保加利亚作家伊蒂莫娃，就是此前的驻市作家。手持文学这本“共通护照”，人们期待两个月后的新故事。

上海爱乐乐团举行新乐季开幕音乐会。（上海爱乐供图）

37套节目45场演出中多部作品迎来中国及上海首演

十台中国作品专场刷新乐季纪录

本报讯（记者**姜方**）在艺术总监张艺的执棒下，上海爱乐乐团2019-2020音乐季开幕音乐会日前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其中，安东·韦伯恩的《夏日之风》和帕斯库利根据多尼采蒂同名歌剧改编的双簧管协奏曲《“波柳托”主题幻想曲》均为中国首演。

上海爱乐新乐季以十台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的数量刷新了乐团以往15个乐季中的纪录。新乐季共37套节目45场演出，不少精品力作为中国及上海首演。比如圣桑《摩尔库音乐会——为圆号与乐队而作》及杜卡斯《维拉内尔》为上海首演，理查·施特劳斯的《贵人迷》组曲则在国内很少上演。

“体现乐团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是新乐季节目策划的重点。”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介绍，十台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旨在讴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追求民族复兴的光辉历程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集中展示中国作曲家和上海爱乐数十年创作实践的丰硕成果。其中包括《祖国颂歌——上海爱乐乐团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交响乐展演音乐会之六》《“潮”在上海》以及深受乐迷喜爱的《经典中国影视音乐集萃Ⅱ》等。

新乐季推出七部世界首演的中国作品，包括上海爱乐驻团作曲家龚天鹏为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作的委约作品《第十一交响曲“潮”》和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的《交响组诗“百年颂”》、吕其明《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周湘林《云梦秦简——为板胡与交响乐团而作》、赵光《钟鸣海上》、夏良《第二交响曲“大河东流”》，以及由徐可原创、被列入2018-2019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展演阶段入围作品的《天启》。

国外经典曲目方面，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至《第五交响曲》相继在新乐季上演。“由一个乐团在一个乐季上演布鲁克纳的五部交响曲，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张艺介绍，十几年前布鲁克纳在国内有“票房毒药”之称，因为他的作品比较艰深晦涩。随着国内外乐团经常来华尤其是上海演出，加上艺术普及产生的持续作用，如今布鲁克纳的作品逐渐变得很有号召力。

新乐季保持了节目安排的多样性。除了纪念柏辽兹逝世150周年和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专场音乐会以外，还将上演海顿、莫扎特、普契尼、勃拉姆斯、西贝柳斯、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家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五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的音乐会亮相星期广播音乐会和东方市民音乐会。

作为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乐团将与男高音何塞·库拉带来《丑角》《奥赛罗》《图兰朵》等名剧的咏叹调。瓦格纳《尼泊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音乐会版）将连演两场。指挥大师克劳斯·彼得·弗洛，将携手六位德国歌唱家与上海爱乐共同献演这部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宏篇巨作。

郝蕾：重回话剧舞台寻找“生命的答案”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情满四合院》中的“秦淮茹”、《少年天子》里的“静妃”、《黄金时代》走出的“丁玲”……凭借这些形形色色、戏路跨越极大的经典影视人物，观众记住了一个好演员的名字：郝蕾。前天郝蕾现身上海，谈及即将出演赖声川全新话剧《曾经如是》女主角，她说：“终于出现一个剧本，能够替我解答很多人生的困惑。”

据导演赖声川介绍，《曾经如是》将是一部比八小时《如梦之梦》更宏大的剧场作品，讲述人与命运的故事，前后酝酿十年。四幕75场戏共出场了三百多个角色。郝蕾，将出演女主人公“雪莲”。赖声川认为，他笔下历经生死考验的“雪莲”，一定可以被郝蕾演绎出鲜活的生命力。

有时候剧本和演员就像在彼此寻找。虽然是第一次和赖声川合作，但郝蕾表示内心期待已久。初读《曾经如是》剧本，她便很爽快地应下了邀约。“我连夜读了剧本，连夜发了一大段的微信给赖老师。作为一名演员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终于出现了一个剧本能够替我解答很多人生的困惑，能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我很感动，也很幸运。”

▲在电视剧《少年天子》中，郝蕾演绎的“静妃”形象充满光泽，让人一方面对她恨之入骨，一方面又饱含同情。图为《少年天子》剧照。

▶郝蕾日前现身发布会，确认即将出演赖声川全新话剧《曾经如是》。（上剧场供图）

41岁的郝蕾，已然步入中年女演员的行列，相比于同龄女星转型的焦虑，郝蕾对于“有没有戏可演”显得非常洒脱，她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而是自己的表演能够有朝一日被写进教科书里。正是郝蕾身上这种真实洒脱的性格，走下银幕后的低调，成为观众们钟爱她的原因。

这是一位真正拿作品说话的女演员，虽然并不高产，但每一部都是用心之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她，以一部电视剧《十七岁不哭》出道惊艳世人。四年后，她又主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初恋的故事》，饰演一个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爱情的女孩新月。上唇微翘、眼神倔强的郝蕾，塑造了一系列敢爱敢恨、拔剑扬眉的女性角色，但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韵味。尤其是电视剧《少年天子》，在郝蕾的倾情演绎下，“静妃”这个“反派人物”的形象变得充满光泽，她的张扬、跋扈、凄惨，让人一方面对她恨之入骨，一方面又饱含同情。

在电影《浮城谜事》中，她全素颜出演——欣喜、惊讶、失望、悲伤、空洞、无助，都被郝蕾拿捏得十分到位。哪怕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就有一种深沉的感觉，充分展现了一个好演员进入角色内心后，完全忘记自我，让情绪从角色的身上慢慢绽放出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

在《黄金时代》和《亲爱的》里，郝蕾虽然不是主角，但观众发现她的演技已然又上了一个台阶，更加轻松自如。《黄金时代》编剧李樯甚至说：“郝蕾是我们通向丁玲的唯一路径。”编剧史航也对她在《亲爱的》里面的表现誉为“教科书式的表演”，“没台词时表演更耀眼”。

不只是演内心戏丰富的文艺片，她在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饰演的“秦淮茹”这个角色，让观众惊叹，原来郝蕾演起来家长里短，那么“接地气”。剧中，秦淮茹和傻柱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这里面有不同年代带来的身份、形象、心态的转换，也有蕴含于其中的纠结的、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情感。“秦淮茹”这个角色并不好演，需要演员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情感经历，经历过人生的波折和起起落落。而这些角色里的内涵，郝蕾都有，她完全诠释出了那种人生的味道，让人印象尤其深刻。

生活中直率、豪爽、性情刚烈的她，一旦走近戏剧就充满柔软、文艺和沉静的气质，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郝蕾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赖声川正是看到了郝蕾身上的这种珍贵性，通过多年好友黄磊向她递出橄榄枝。在今年上半年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会面后，郝蕾下决心再度回归话剧舞台。2003年，她和段奕宏主演话剧《恋爱的犀牛》，在孟京辉和廖一梅的这部名作中，郝蕾贡献了戏迷心目中“最贴近剧本本身”的明明，至今仍被剧迷奉为经典。终于，在今年12月9日，上海观众又将可以在话剧舞台上欣赏到她的身影。

当代香水设计师展登陆申城，开启神秘的寻香之旅

全球的调香师，比宇航员的数量还要稀少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畀自：当代香水设计师展”近日登陆沪上，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新奇观展体验。不同于常规的香水展示，该展览聚焦于香水设计师本身及其创作过程。“畀自”二字拆解了“鼻”的字形，谐音“鼻子”，预示其特殊属性：这不是一个观看性的展览。策展方、瑞士洛桑当代设计与应用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说，当今社会的种种艺术样式对眼睛的优待太多了，“这一次我们希望特别优待鼻子”。

目前全球仅有约400位调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香秘诀

调香师大概是最神秘的职业之一。据统计，目前全球的调香师仅有约400位，比宇航员的数量还要稀少。此次展览即为人们揭开这个职业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严苛与艰辛，共展示13位调香师各自职业生涯中最喜爱的三款香水作品，以及他们探索出的各不相同的调香之道。

面对项目方给出的某些抽象诉求，该怎样将它们恰如其分地用香味来诠释？调香师罗德里戈·弗洛勒斯-鲁以自己曾经调制的倩碧Happy香水举例：“项目方希望使用这款香水的人感到开心、快乐，当时我想到了我9岁的妹妹，她是一个非常乐天派的人。”最终，他以淡柑橘、清新的梨、木芙蓉及山梅花香调调制了这款香水，予人如露水般清新自然的感觉，至今畅销全球逾20年。

当代香水设计师展着力以视觉化构建不可视的嗅觉与气味。（展方供图）

事实上，每一款香水的研制都经历了刻苦的训练与大量的研究，平衡多种香料与配方。巴黎的调香师奥利维亚·吉亚柯贝蒂说自己的实验室里除了黑色的木质调香台之外只有空白的墙壁，因为黑与白之间的绝对秩序能够帮助她集中思想：“调香是训练注意力集中的日常练习，像一场静止的旅行。”佛罗伦萨的调香师洛伦佐·威劳瑞希则说：“调香需要耐心。如果你想知道原料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你必须先从简单的组合开始尝试，试图获取一种原料之间的平衡，就这样循序渐进地去尽心制作。”让-克劳德·艾莱纳曾担任爱马仕专属调香师，他将调香的过程比作用味道写作：“香水是由脑海率先‘创作’出来的，创作者只有在经历构思和想象之后才会闻到它。”

一名成熟的调香师，往往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香盘。这指的是一系列他们配方中会选用到的原料，可以被理解成调香师的风格，具体内容会随时间以及经手的项目、平时的探索不断演变。有人的调香盘只有100至150个基本的原料，也有人将近千种原料放了进来。

什么才是调香师眼中理想的香水？在罗德里戈·弗洛勒斯-鲁眼中，识别度与记忆度很关键。“当喷这款香水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你是不是马上能够认出她，并且记住她。这款香水是不是能够牵动你的情感，激发你的感受，比如让你微笑或哭泣，让你觉得非常平静。”

布展的最大挑战，是以视觉化构建不可视的嗅觉与气味

虽然是一个需要调动嗅觉来感受的展览，但“畀自”在视觉呈现上同样非常用心。策展方告诉记者，如何视觉化构建不可视的嗅觉与气味，是布展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挑战。

香水是一种极易挥发的瞬间性物质，此次展览最为别出心裁之处，是通过“去语境化”的装置来呈现香味，让一种种香水从常见的瓶罐包装中脱身而出。漫步展厅，观者可以或拉拽纸扇面，或拿起玻璃罩，或旋开玻璃大圆盘上的小圆片，或按压通过细线连着气球的白色实心小圆球，嗅到扑面而来的芳香，甚至还可以在彩绘玻璃折射的神秘氛围中感受疏影暗香……极具互动性与趣味性的一个个容香装置，就像一个个隐秘的机关，以香气为引子，开启一个个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就这样，展览实现了观众一对一的欣赏过程，一人用一个装置，闻一种气味，呈现一场馥郁鲜活、香气四溢的嗅觉庆典。

展览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图谱房”，以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些作品所处的时代与传承关系，所有的香水作品也在这里以总集的形式呈现在观众们眼前。

海外视点

英国国家美术馆拟购《摩西的发现》

有望成为英国博物馆十年来最昂贵交易

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晚年杰作《摩西的发现》。（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英国国家美术馆有望购入目前正在馆内长期租借展出的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的晚年杰作《摩西的发现》。若交易促成，这将成为继提香的大型油画《戴安娜与阿克特翁》和《戴安娜与卡里斯托》后，英国博物馆10年来价值最高昂的一笔买卖。

虽然美术馆一直将《摩西的发现》拥有者对外宣称为“匿名私人收藏家”，但众所周知，其背后正是英国知名商人格雷厄姆·柯克姆。如今身家达到11.5亿英镑的柯克姆1995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500万英镑的高价从霍华德城堡手中买下该作，并先后将其转借给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和洛杉矶的盖蒂艺术中心展出。2002年起，《摩西的发现》被长期租借于英国国家美术馆至今。

《摩西的发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圣经故事，埃及法老下令将所有以色列男婴都扔到尼罗河中，摩西的家人将婴儿摩西放置在河岸芦苇丛中的蒲草箱子里，不料埃及公主从此经过，意外发现了草丛中的摩西，并将其作为亲生子收养。

《摩西的发现》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的代表作之一。1926年，奥拉齐奥与女儿——被后世称为“艺术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艺术家”阿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一同搬往伦敦为白金汉侯爵工作。适逢查理一世与皇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长子出生，奥拉齐奥受国王委托为皇后画下《摩西的发现》，画作之后就被悬挂在格林威治皇后宫殿的大厅内。随着王权的衰落，《摩西的发现》跟随亨利埃塔·玛丽亚流离至法国，转而为菲利普一世拥有。1798年，该画被霍华德城堡购入。

虽然目前没有具体价格流出，但《摩西的发现》若成功交易将极有可能刷新英国博物馆十年内的价格纪录。2009年，英国国家美术馆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决定共同集资买下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提香的《戴安娜与阿克特翁》和《戴安娜与卡里斯托》，最终分别以5000万英镑、4500万英镑从萨瑟兰公爵方买入。